

相守大年夜

李晓

去年腊月，我的朋友宋哥，带着家人驱车数千公里去东北看雪。东北的苍茫大雪，披挂在沿途的万水千山，让宋哥整日里如生活在幻觉中。

大年夜，宋哥在林海雪原里的一家民宿里喝了酒，带着微醺的醉意出门看雪。这时，老父亲的电话打来了，宋哥和父亲连通视频，只见父亲一个人守在炉火前，一碗饺子还腾着热气。宋哥的母亲前年就去世了，这次旅行的路线，正是沿着父亲当年在东北工作的地方，来一趟温情的怀旧之旅。看见父亲一个人在家孤独地守岁，宋哥一瞬间后悔了，自己为啥不陪父亲在家过年啊。

今年腊月，宋哥跟我说，他哪儿也不去了，就陪伴着老父亲在家守岁，一起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。

腊月里的一天凌晨，我哥便摩挲着早早起床，一步一步挪动，把阳台上挂着的腊肉、腊肠、腊鱼轻轻翻过身，让呼呼呼的风都吹遍，好早点吹干。老爸掰起手指，一念叨着孙子外孙女都喜欢吃些啥。

我妈在屋子里也醒了，起床，把衣服披到我爸身上，责怪说：“老头子，你受凉感冒了，还不是我的事啊。”老爸顿时火了：“我这一辈子，麻烦你多少事了！”我妈说，老头子，你痛风发了，上厕所也是我扶着呢。老爸还嘴硬道，你那年生娃时，我在医院都守护了一夜没睡。老爸的这句话，把我妈气得都抖了起来。那年在乡里医院生下我，老爸兴奋得和几个人去乡里馆子喝了大酒，醉得一塌糊涂，让我妈在医院一个人担惊受怕。

这些情景，都是去年大年夜里，我笨手笨脚包饺子时，我妈告诉我的。我妈说，你爸到了腊月，就睡不好，整天罗嗦着你们啥时候回家。

友人老孙，去年大年夜里还住在云南的旅馆，老孙跟我打来电话拜年。我说，孙哥，我正在爸妈家里吃年夜饭哦。老孙顿时受到了强烈刺激，他说，我是不是有病哦，大过年的，也不在家里陪爸妈，来这里求啥啊。

我爸在旁边听到了，他让我把电话给他，他有话跟老孙说。老爸接过电话，清了清嗓子，如他没退休前，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样子。老爸在我面前，至今还保持着他的那一份威严。比如他喝酒，与我碰杯时，也不挨近，远远地隔空一碰，然后稳稳放下，在桌子上发出杯子碰桌的声音，那意思仿佛是说，我是你爸，也是做过领导的人，不要嚣张。

我爸在电话里大声说：“我说小孙啊，你还是赶快回来过年，你这样在外面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好吗？”老孙在电话那头赶紧说，明天就开车往回赶。

我对老爸说，老孙不是无家可归的人，自驾游，是时兴的过年方式。老爸拍了拍桌子，啥自驾游啊，我看就是自私自利。老爸问我，小孙的爹娘还在吗。我说，都还健在。老爸提高了嗓音，就是啊，应该在家，守着他爹娘过年。

我妈从厨房端着蒜烧鱼出来，对我爸白了一眼说，老头子，你又多啥事啊，家家都有一本自己的经。老爸歪过头来，数落了我妈一句，你懂啥，老传统到底还要不要。

年夜饭开张前，老爸把筷子搁碗上，倒了酒，我把大门打开，老爸喃喃着呼唤那些去世的老祖宗回来“吃团年饭”。老爸念叨的名字，最远的人，也就是他的曾祖父了。一阵风吹来，恍惚中老祖宗们都列队归来了。

年夜饭后，老爸一如既往，开始深情讲述家史了。我酒后微醺，在沙发上看春晚，迷迷糊糊睡去了。老爸突然大声叫我，刚才我说到你曾祖父啥了？我睁开惺忪睡眠说，爸，我想睡觉了。其实是心里发慌，老家的陶四还在等我过去喝上一杯。

我听见老爸叹了一口气，他原准备还把家里老影集拿出来翻看，同我一个一个回忆那些过往的年月。

我的儿子，正埋头刷屏，他在微信里跟他的朋友们拜年，一直发着红包。我妈站起身来说，煮饺子吃啊。

我爸打了一个呵欠说，我也想睡了，饺子明天再吃吧。

大年夜里，走在烟花落了一地的清冷街道上，我想起那些从千万里外抵达故乡的人，回到家与父母亲人团圆，也是这样大致相同的情景么？

墨香聚年味

宫凤华

“年，像淡烟，又像远山的晴岚，我们握不着，也看不到，但它走来时，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，我们就知道，年来了。”读到季羡林先生这句雅致的句子，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如缕缕春风轻轻地温暖我的心田。

去年门框上的春联经过日晒雨淋，到了冬天都残破了，又该换新的，即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。人们图个吉祥如意、福禄寿禧，心中满盛着美好的愿望和难抑的喜悦。在大年三十贴上春联，以烘托春节的欢快气氛。

父亲是乡村教师，写得一手好字。一放寒假，四邻亲友就送来红纸让父亲写春联。父亲从不推辞，乐呵呵地接下，还要递一支烟给人家，弄得人家过意不去。腊月里，天寒地冻，父亲一有空就写春联，我总是站在一旁，帮着裁红纸、捧春联，依次排放在堂屋的空地上晾干。在父亲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，课本上被我涂抹得没一处空白。

后来，我工作了，找我写字的人还不少，写婚联啦、出黑板报啦、写条幅啦、写标语啦等等，我是有求必应。特别是腊月里写春联，是必不可少的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写了十多家，墨汁用了好多瓶。母亲一人包揽了年前所有的家务活。

父亲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并未精心临摹字帖，凭着对书法的悟性，潇洒的行书让人赞叹不已。

我庆幸自己浸淫于如此家学，欣慰于手中的毛笔没有荒废。

有时同事也请我写春联，从字体选择到章法布局都要仔细斟酌一番，力求完美。他们鉴赏水平不一，但看到一副副新春联时总露出会心的微笑，那情形令人感动。有一次，一位邻居把我为他家猪圈写的“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”贴到堂屋大门上，拜年的人见了都哈哈大笑。后来他总是问清楚贴在哪儿，才捧回家，怕再出这样的笑话。

春联不仅能烘托节日气氛，且能寄托情怀。“诗书画琴楼台风情，花鸟山水庭院雅韵”令人向往宁远幽静的境界。办婚事的人家贴上“桃花盏上玉台诗，莲子杯中金谷酒”更显得情浓意深、缠绵缱绻。“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”寄托了村民们美好的希冀和向往。



年味 苗青 摄

我的边关我的年

李胜利

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新年，我们从黄土高原来到雪域高原，在军营里过了第一个新年。

我们这群新兵，在美丽的川西平原训练了两个月，乘飞机进藏，在林芝驻扎下来。第一次进藏才知道，原来西藏的天是碧蓝碧蓝的，山是雪白雪白的，水是万里冰封的。从北方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我对雪域高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，但更新鲜的是在部队里过年。

离过年还有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全班人员刚睡下，就听到一阵奇怪叫声，有人说像是山羊叫，有人说肯定是当地老乡给官兵送羊来了。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一听喊道：“不好！是紧急集合的哨声！”

全班人员一听，立即刷地一下从床上腾起，穿衣穿鞋，叠被打背包。这时，我听见连长在外面喊话：“各班注意！紧急集合，不带背包！只带板凳！”原来是紧急集合，这哨声像羊叫，连老班长都没听过。

全连战士跑步到一里外的另一军营大院，这里已有就近几个营区的战士了，坐下以后才知，原来是地方文工团专程来部队进行新年慰问演出。节目确实很丰富，先是一群姑娘们欢快地跳舞，后来还有唱歌的和打快板的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慰问演出，知道了过年还有人慰问。

最难忘的是大年初一，

农村人家大门、房门、灶前、中柱都要贴，还要贴横批、斗方、报条、福字等，大街小巷、家家户户、里里外外全是大红纸新对联，真是“一元初复始，万象又更新。”讲究的人家，还用石灰拍元宝墩，图个招财进宝，新年大发。

现在农村手写春联很少见。一到腊月二十，路边就有卖春联的摊子。几角钱一幅，便宜，印刷体，烫金字，纸质厚实，明显比手写的好。家家豪华的大门头上都贴着两米长的烫金对联，阳光下，字字熠熠闪光。但缺少浓浓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，多了一份商业气息。

春节将至，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琳琅满目的商品把年味渲染得浓浓的。春联是年的文化符号，是年的传承，渲染着一种吉祥，聚结着一种情怀，氤氲着一种独属于年的味道。

每逢春节，我总会写几幅春联送给亲朋好友，总会精心写几幅春联贴在自己家和岳母家的门框上，让这种古朴的民风继续传承，让人们在喜庆之余怀想远去的纯朴而温馨的岁月。

部队里不让放鞭炮，只是早上起来全连集合，连长做了讲话，算是新年贺词。然后，每个班都到厨房领了白面以及剁好的肉馅，全班一起包饺子，我们是第一次包饺子，手脚不麻利，自然包得奇形怪状，但因为是自已亲手包的，吃起来依然特别的香。

中午，全连人员大会餐，到部队第一次吃那么丰盛的菜，有鱼有鸡。连长给我们茶杯里倒上酒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虽然连长不让大家多喝，但还是有些战士喝醉。吃完饭后，我们三三两两走出营区，到山坡上走一走，从北方来到雪域高原，过年时节更思念家乡，想念亲人，但是，在部队过年，同样使我们过得很愉快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战友早已天各一方，但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依然会倍加想念战友，想念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年。